

赣鄱情 家国梦
长篇小说丛书

谁主沉浮

凤凰涅槃，一部大型国有企业全面改革的正史
沧海横流，一条当代文学经济人物的精彩画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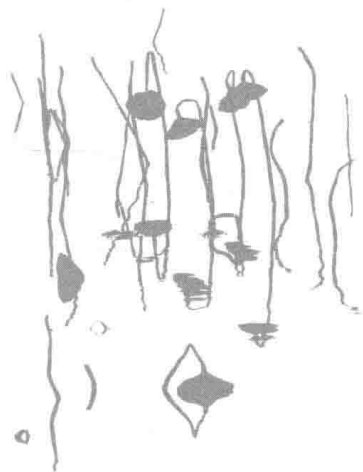
赫东军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谁主沉浮

赫东军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主沉浮 / 赫东军著. — 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210-09794-5

I . ①谁… II . ①赫…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6824 号

谁主沉浮

赫东军 著

组稿编辑 : 王一木

责任编辑 : 陈 茜

封面设计 : 同异文化传媒

出 版 :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 : 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 : 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重点图书出版中心电话 : 0791-86898683

发行部电话 : 0791-86898893

邮 编 : 330006

网 址 : www.jxp-ph.com

E-mail : 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14.75

字 数 : 270 千字

ISBN 978-7-210-09794-5

赣版权登字—01—2017—92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 价 : 46.00 元

承 印 厂 : 江西茂源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赣鄱情 家国梦” 长篇小说丛书

在整个冶炼过程中，钢铁都是柔软的，
只有在冷却之后才会变得锋利无比。

——题记

目 录

CONTENTS

序 幕 001

范沧海一点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一送就很轻易地把这三位公司领导送上了不归路，而且范沧海这一看似随意的拒绝，却不但使自己逃脱了死神故意的安排，还在无意之中给自己争来了一个大显身手的绝好机会。

第一部 集资募股

第一章 去省城 004

上一个五千万的棒材项目，总公司哪里能轻易地审批？何况公司如今已经负债 148%，如果不是国家三令五申要稳定压倒一切，如果天钢不是一家有三四万员工、家属，又可能影响天河镇市近三十万人吃饭的企业，肯定早就破产了。

第二章 拍桌子 011

这个企业要保护，那个企业也要保护，造成这家企业死不了那家企业也活不长，结果大家都半死不活。既然要搞市场经济，就要全面放开竞争，政

府就只要做好服务，完全可以让企业到市场上去放手一搏，让现在这些吃奶的羊都变成狼，变成恶狠狠的狼。

第三章 连夜开会 019

我知道在中国办企业很难，那是因为政府那班老爷只知道索拿卡要，但在中国办企业又很容易，你只要给钱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所以你销售只管办成事，该出的钱我出，出了事我负责。

第四章 大字报 028

贴大字报的人在反映渠道畅通的情况下，通过“文革”中所流行的大字报方式，恶毒攻击为公司发展而呕心沥血的公司领导，严重影响了公司的生产经营秩序，严重冲击了公司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必须坚决打击。

第五章 卖牛买股 036

公司一个生命工程，一个效益工程，是要靠一两个员工卖牛卖老人的寿材才能建得起来的吗？难道我们这个值得员工信任的领导班子，就这样没有人性，不讲一点道理吗？你们当领导的，还有做记者的政治良知哪里去了？

第六章 特别贡献奖 045

其实马总还是太保守了，而实际上天钢这几年的发展速度完全超过了深圳。不知是有了这句话垫底，还是范沧海后来越说越顺口，竟然变成了省总公司马总都不得不承认，天钢的发展速度比深圳的发展速度还要快。

第七章 党政一肩挑 054

突然看到范沧海愤怒地指着周国平骂道：“我在前面冲锋陷阵，你们却在我后面捅刀子。”周国平一边小声地跟范沧海解释，一边想把范沧海拉进机关大院。但范沧海却好像故意要把事情公开，继续指着周国平大声说道：“你们这样对我，我会受不了的。”

第二部 省长来访

第八章 前所未有 064

省长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国企改革的标杆或者抓手，方便他能够在全省推动国企改革。所以与其说是天钢比深圳还要快的发展速度打动了省长，还不如说是省长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刚好看到了天钢。

第九章 列方阵欢迎 072

省长来访是公司政治生活中一件重要的大事，员工理所应当地要奉献，或者说不管理解不理解都得按时到场热烈欢迎。当然也有些生性喜欢热闹的员工，这会儿就像是蹲在街边看猴把戏一样，期待着从来没见过的省长出现。

第十章 走现场 080

林中雪一看这员工的相貌，就知道是个老实巴交的人。这样的男人在天河镇肯定会被老婆骂作没用的人。可这会儿就因为家住在马路旁边而福从天降，不但有副厂长王有志亲自上门教普通话，总经理范沧海紧紧握手致意，甚至就连省长都亲自带着五百元登门慰问。

第十一章 现场会 089

天钢就像是一个乡下的孩子，当然不能说省政府不关心，但也确实没有得到什么特殊的政策，享受到什么特殊的待遇。可这乡下的孩子虽然没人管，却不但没死反而活得不错，虽然长得不高大，却也长得结实。

第三部 爆炸前后

第十二章 提前半小时上班 100

这时候的马中华竟然比早上发不起摩托车的样子还要难堪，一身湿透了不说，还赤着双脚，工作服也是很随意地搭

在了左肩上，一双工作皮鞋还挂在了脖子上。也许由于跑得太久，又口干舌燥，这会儿竟一时连话都说不完整了。

第十三章 不能越级上访 109

王主任知道马中华跟在屁股后面，却也没有跟马中华打招呼就转身进了厕所。马中华当然不可能跟进厕所去，便就站在打字员办公室门口等。然后看到王主任从厕所出来，因为方便完后还洗了手，所以王主任一边走一边甩了几下手，然后又把手放到裤子上擦了几把。

第十四章 为什么要罢工 117

王有志当时是炼钢厂的副厂长，他的工资可以拿到厂长工资的百分之八十，也拿了八千元，虽然可以用贡献大和管理出效益来堵员工的嘴，但在第一个月发工资时，王有志还是有些被吓到了，说得不好听的话，领工资签字的时候腿都有点软了。

第十五章 一岗一薪 126

王副厂长有不同看法，王有志都忍了，王副厂长毕竟还是个中层干部，多少得给点面子，但办公室主任又很不懂事理地把维修车间主任拿出来。车间主任什么人？说得不好听，那还真是王有志要他当他就当，不要他当了他立刻就要滚蛋。

第十六章 减员增效 134

也不知是轧机进出口出现了问题，还是轧制线发生了偏移，又或者是穿水管因压力波动过大导致堵塞跑钢，就见钢筋一根接一根地在轧机上乱窜。等轧机停下，同事才发现有根钢筋穿透了马中华的右胸，左手两根手指也被另一根乱跑的钢筋冲断。

第十七章 惊天一爆 142

救护车又风驰电掣般开进了医院大院，林中雪就见从急诊室里匆匆地跑出来一个护士。副院长告诉林中雪，这护士的弟弟昨晚也在制氧厂上晚班，因为不知弟弟的死活，又联

系不到，便只好在救护车到来时，跑出来看一眼是不是弟弟。话还没说完，就听见那护士大哭起来。

第十八章 民主选举 150

范沧海先是高票当选公司党委书记，接着又全票当选公司总经理。再接下来的公司副总经理选举中，范沧海没有提周国平的名，从而把周国平排除在副总经理的竞争中。对于范沧海来说，周国平这一页就这样被轻松地翻了过去。

第四部 整体改制

第十九章 为荣誉而战 160

王若水也很高兴，就打断林中雪的话，表示一个人要发展，就应该到不同的岗位上去锻炼自己。林中雪发现王若水很喜欢打断别人说话，来表示支持或者发表意见，又或者是商榷，林中雪进来不久就被王若水支持或者商榷了多次，就只好随时停下来望着王若水。

第二十章 约法二章 169

林中雪除了约法二章外，没有跟王若水提过任何要求，帮高洁换个岗位完全是王若水主动安排的。尽管王若水还同时帮助几位中层干部的妻子换了工作，但林中雪却当作是对自己的特别关心。于是徐主任关于不要被人利用的提醒自然被抛到了脑后。

第二十一章 主动出击 178

改革的后果不能全部由企业普通员工来承担，这是因为企业内部的每一项决策都是公司高层做出的，而外部的环境则完全是由政府确立。这其中的哪项环节都有可能出问题，都可能导致企业运营困难，甚至破产，而这样的后果却必然落到每一个普通员工身上。

第二十二章 赌一把 186

这位兼任常务副省长的孙副书记，和另一位有着博士头衔的金副省长一样，并不怎么认同省冶金总公司这种改革模式。在打破，或者说破坏现有秩序这点上，他们跟范沧海有些不谋而合，甚至还惊喜地从范沧海身上看到了些许成功的希望。

第二十三章 改制成功 194

很显然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们并不傻，或者根本就不相信范沧海的口头保证，他们在天钢的方案上增加了一股保障，也就是一元黄金股。如果出现国有资产流失和损害员工利益的现象，这一元黄金股就具有一票否决权。这让范沧海一直有些耿耿于怀，觉得这是省政府对他的不信任。

第二十四章 黄金九点 201

不仅仅是知道内幕的高管，就是范沧海自己，都觉得真是运气太好了，因为就在天钢整体改制不到一年的时间，国资委就叫停了这种改革模式，天钢因此成为全国大型国企中唯一一家以这种方式整体改制的企业。

第二十五章 黯然离开 209

林中雪想到当初王若水调他去人力资源部，也是找了全体同志讨论，意见也是出奇的一致：人力资源部需要这样的人才。才三年多点时间，事情去完全反转了，林中雪真是哭笑不得，觉得一个女人就是这样，想杀一个人还要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

第二十六章 暴雨将至（大结局） 217

整个天钢成了范沧海的独立王国。可惜的是范沧海只是个普通人，他的聪明才智根本就不足以让他管理好一个年产千万吨的大型钢铁企业。尽管付出了百般努力，但挣扎到最后，范沧海还是自己亲手打烂了自己一手缔造的钢铁王国。

序 幕

好多事情发生以后，如果往前去印证一下，大多数都会像是命中注定一样。

那天傍晚，在公司宾馆吃了晚饭，天河钢铁公司主管生产的副总经理范沧海把老总、党委书记和主管经营的副总经理送上了去省城的汽车。本来按老总的计划，他们应该是下午去的。中午吃过午饭，稍事休息，一点或一点半出发，小车在路上跑上五个半小时，赶到公司驻省城办事处吃晚饭也不会太晚。但就在这天上午，老总突然提议召开一个大会，要求公司班组长以上干部都要参加。事后被一些好事者说成是老总在跟公司员工交代后事。

那天下午的会议和往常一样，上半场是范沧海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通报了一下这个月的生产经营情况，下半场则是老总在唱独角戏。老总在调来天河钢铁之前，曾在省里一家大型国企里当过多年的宣传部长，不知怎么就把口才练得特别好，坐到讲台上根本不用看秘书写的稿子，开口就像流水一样滔滔不绝。这点让范沧海佩服得五体投地。那天下午，老总一个人从两点半讲起，一直讲到了五点半。讲到投机的时候，老总突然心血来潮，说出了他们会后马上要赶去省城的目的，就是找省长反映公司的实际困难，以便能争取省政府对公司的财政支持。也许是想到了公司实在是太艰难了，又也许是觉得自己为公司真是做了太多的工作，付出了太多的心血，老总说到这里的时候，眼睛都有些湿了，声音也哽咽了一下，以致老总不得不停顿了好一会儿。但已经有半年没有拿到一分钱工资，却仍在坚持上班的班组长们，都跟普通员工一样心里早已像一塘死水，听了没有一点反应，甚至有些人还有些莫名其妙，一点也不知道老总这是怎么了。

其实这些班组长以上干部并不知道老总他们是不是真的去找省长，因为他们隔不了几天就会全国各地到处飞，有说去找省政府要扶持政策，也有说去找银行借钱，但每次似乎都成效不大。当时坐在主席台上的范沧海，也跟其他几个公司领导一样面无表情，因为范沧海以前跟老总去过几次省城找省长，但连省长的面都没有见着，找省冶金总公司又没有一点作用，因为全省冶金系统都差不多一个样，谁也没有比谁好多少。公司现在这个烂摊子，谁想见你呢？即使是见到了省长，省长又能给你什么？所以当吃完晚饭，老总问范沧海是不是也和他们一起去省城时，范沧海便推说家里有些事要处理。老总就笑了笑，也不勉强，坐上小汽车就扬长而去。

范沧海一点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一送就很轻易地把这三位公司领导送上了不归路，而且范沧海这一看似随意的拒绝，却不但使自己逃脱了死神的安排，还在无意之中给自己争来了一个大显身手的绝好机会。真是让范沧海想不承认这是命中注定都不行。

第一部

集资募股

第一章

去省城

周国平和范沧海差不多一起出了办公大楼，然后向各自的小车走去，但周国平没有急着进小车，而是看着范沧海差不多进了小车后才打开车门坐上去。周国平的司机也很机灵，虽然在周国平从办公楼里出来时就发动了汽车，但还是在范沧海的小车启动后才慢慢跟上去。然后两辆车一前一后往省城驶去。

范沧海当上总经理后，公司就有了一个不成文，也不足以与外人说的规定，就是公司领导出差不能坐同一辆小车。范沧海大会小会说过几次，一定要吸取这个血的教训，再也不能出什么意外把公司领导一窝端了。范沧海每次说脸色都非常沉重，真是觉得天钢差不多已经死了一回，再也承受不起这样的打击了，不然真的非趴下来不可。所以，范沧海和周国平这次到省冶金集团总公司去就分别带了一辆小车。

想到范沧海这样要求，周国平心里就有些想笑。

一个大公司老总，去操心这些小事，不觉得好笑吗？

周国平心里觉得真是没必要，这么迷信干吗？即使是为了安全起见，也应该是小车班，或者管小车班的办公室平时多教育司机，只要司机开车的时候多注意安全就行了。不过周国平没有把这说出来，这不是什么原则问题，而且他心里也明白，在范沧海面前自己还是低调一点才好。周国平不会为了一点小事去跟范沧海计较。

两辆车一前一后地往前驶去。

“老板”，司机突然叫了周国平一声。

在公司里大多数人都是叫范沧海老板，但司机叫范沧海却只是叫范总，叫周国平才会叫老板，这是在向周国平表明在公司里只有周国平才是他的老板，他是周国平的人。周国平不怎么在乎别人叫老板还是叫周书记，觉得这不过是个称呼而已，甚至觉得在国企里叫老板有些四不像。当然司机，还有些党群部门的中层干部也会叫周国平老板，周国平也没有反对，同样的道理，这不过是个称呼而已。

周国平以为司机有事就答应了一下。

“你也换一辆范总这样的车哦。”

说着，司机抬头从后视镜里看了周国平一眼。

周国平和范沧海坐车的习惯不一样，范沧海总是坐在副驾驶座上，觉得视野好，如果没事可想，就可以跟司机聊聊天。比如交流些驾驶上的心得，因为范沧海正在学习开车；比如随时提醒一下司机注意安全，因为跑长途司机容易疲劳。而周国平则喜欢坐在司机的后面，所以周国平如果动作慢了一点，司机就会很快地帮周国平开车门。

司机见周国平没说话，就又接着说道：“你是党委书记，跟范总平级的，也应该坐奥迪。”

“争这个闲气干吗？”

司机见周国平这么说，就很识趣地闭了嘴，不敢再说这个事了。

跟周国平开车的司机年岁不大，却也是个老司机了，在周国平还在轧钢厂当厂长时就给他开车了。因为见他人挺机灵，也还算本分，加上车又开得好，周国平当总经理助理时把他也调到小车班上来了。但毕竟还是个年轻人，看到范沧海的司机开奥迪就有些眼热。有时候也会跟范沧海的司机套近乎，开着奥迪在机关大院里玩，周国平见了也没有说什么，知道司机不过是眼热，想过过手瘾而已。

车驶出了公司，拐弯往高速公路驶去。看着驶在前面的奥迪，周国平心里不得不承认，范沧海的奥迪确实要气派得多，但尽管如此，周国平还是愿意坐自己的广本，也没有必要去换成什么奥迪。周国平忽然觉得范沧海规定公司领导出差不坐同一辆车有些好，不然今天如果范沧海开口说两个人坐奥迪，周国平还不好怎么反对，和范沧海挤在一辆车里，当然没有坐自己的车舒服。

“你怎么开我不管。”周国平交代司机道，“但要保证跟范总差不多同时到省总公司。”

“老板，这个你放心，没问题的。”

其实根本不用周国平交代，司机已经在很好地控制着两辆车的距离，碰到有车加塞进来，用不了一会儿，司机就会调整好，很快就又会跟在奥迪车的后面。不然范沧海都到了省总公司，而周国平却还没到的话确实会有些难堪。

周国平平时话比较少，有什么事喜欢在心里合计，司机自然也就专心开起车来。

在没有修通高速公路之前，从天河镇去省城走的是国道，开车得跑上五个多小时，如今高速公路修通了，老司机开的话只要三个小时就可以到，如果再赶一

下时间，两个半小时，甚至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范沧海平时性子急，表现在开车上就是车速比较快。自己的司机也是老司机了，所以周国平也没什么可担心的。由于高速公路才修通不久，小车跑在上面很快也很舒服。想到老总他们是在国道上出的车祸，周国平就觉得这可能还真是命。周国平本来不怎么相信什么命，但从老总他们发生的车祸来看，说不定冥冥之中还真有只手，老总他们如果是跑在高速公路上就可能不会出车祸，还有他和范沧海两个平时就不怎么搭的人，就像是被命运之神强行捏在了一起。

在老总他们出车祸之前，周国平和范沧海都是公司的副总经理，但两人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因为他们的工作经历和爱好完全不同。范沧海是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由于会唱歌跳舞吹笛子，有文艺特长而被招工到了公司，又因为要经常抽调出来搞文艺会演，所谓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之类，所以长年在福利等后勤部门工作，因为一线生产单位要顶岗，一抽几个月不方便。后来到了运输部从事调车工作，虽然做到了一把手，可那也是生产辅助性单位。而周国平年龄比范沧海小五岁，参加工作后被推荐到冶金学院读冶炼专业，虽然是工农兵大学生，却也算得是科班出身。毕业回到公司后先是在炼铁厂工作，后又到了炼钢厂，最后是从轧钢厂厂长的位置上提到公司总经理助理的。由于长年在生产一线工作，加上没有什么文艺细胞，不怎么喜欢文艺，觉得工厂就要以效益为主，唱唱跳跳的对效益没什么作用。两个人同一年提的中层干部，但两人平时的交往不是很多，所以相互都谈不上有好感，自然互相也没有什么意见。两人开始有了交集，那还是在范沧海被任命为总调度长以后，那时周国平在轧钢厂当厂长。由于公司实行总调负责制，生产的组织由总调度室安排，两人由于产量、质量、安全，甚至检修时间安排等大小问题发生过争执，甚至拍过桌子红过脸，但那都因为是工作，也没有太往心里去，所以见了面仍然是相互打招呼，虽然谈不上很亲热，但偶尔开个玩笑还是有的。两个人同时在老总手里提的总经理助理，一年之后又同时提了副总经理，只不过两个人负责的工作却换了过来，范沧海负责组织公司的生产，周国平则负责公司的后勤工作。再后来，周国平被省委组织部派到了邻县挂职当科技副县长，虽然每个月都会回去，也参加公司一些重大的活动，但对公司工作就基本上没有再过问，倒是挂职的县里县委班子对他的工作很满意，县委书记和县长都劝说过他干脆正式调到县里工作。别看这是国家级贫困县，但干部应该有的都有，说得不好听，有些不应该有的也会有。当周国平住在县里分给他的三室两厅的房子里，看着四周雪白的墙壁和全套崭新的家具，想着自己在公司却只有两室一厅的旧房子，周国平